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 年 11 月 29 日

总第 81—3 期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第三场

报名、话题网页: <http://www.whb.cn/zhuozhan/jiangtang/>



文学季采编团队:

黄相宜 张贝思 陆红平 马栋子 李志秋 左京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袁圣艳



孙甘露
主讲嘉宾

情感与故事

现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萌芽》、《略知一二》杂志社社长,《上海壹周》总策划,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等作协重要项目总策划。2002 年作为上海代表作家,参与录制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一个人与一座城市》,2012 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邀请,畅谈自己的文学与生活。

1959 年出生于上海,1976 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邮政局工作十年,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4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情感化石》,1986 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正式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坛,成为职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吸》,中短篇小说集《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忆秦娥》等,随笔集《在天花板上跳舞》、《比缓慢更缓慢》、《上海流水》等。



罗岗
主讲嘉宾

迁徙与阅读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城市社会与文化专业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人;纽约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校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副主任。

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著名学者王晓明。曾任美国纽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台湾东海大学等校访问教授。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著有《人民至上》、《想像城市的方式》、《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面具背后》和《记忆的声音》等;编有《90 年代思想文选》(三卷本)、《视觉文化读本》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及当代理论与思想史研究。

“比缓慢更缓慢”——孙甘露与先锋文学

先锋作家群于 1980 年代中后期横空出世,以他们极端的文体实验和个人色彩,将中国当代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解放出来,把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视点,从“写什么”转移到“怎么写”的问题上来,大大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凸显了文学自身的审美意义和文本价值。

上海无疑是先锋文学发展的重镇,1985 至 1987 年间,《上海文学》发表了近 30 篇先锋小说,覆盖了陈村、马原、张辛欣、残血、孙甘露、莫言、苏童……等先锋小说家。“新潮批评家”吴亮、程德培、李劫、王晓明、陈思和等也都出自上海。1987 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成名作《访问梦境》的作家孙甘露,无疑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先锋作家。

先锋阵营的最后坚守者

1993 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孙甘露的《呼吸》等先锋作家的作品。这是 1980 年代先锋作家初登文坛后的第二次创作高潮。

然而,顶峰之后必然是衰落,这次先锋高潮中的众多作品,已经显示出先锋作家们的集体转型:或投身现实,或隐入历史,放低了原来高蹈的文体飞翔,进入到对于具体“内容”的经营中。我们看到,曾经在《世事如烟》、《现实一种》中,习惯用寓言化的方式隐喻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和残忍的余华,开始书写一种根植于大地的温情和悲悯的情绪。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则开始构造一个纯属虚构的历史王朝,对被权力异化了的个人生存困境展开了探索,“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盖在人物身上。(苏童语)”无论是

余华的温情现实还是苏童的远景历史,都向读者昭示出,这些先锋小说家开始抖落一些技术性的装饰,向一种结实的,具体的内容迈进。

然而,孙甘露的《呼吸》依旧保持了对语言和形式的执着,小说体现了先锋文学的一贯风格,“形式”重过“内容”,“语言”淹没“故事”。虽然与孙甘露之前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等代表作品相比,《呼吸》的内容已经相对充实,但在小说蓬勃恣肆的语言之流下,呈现的依旧是稀疏的故事构架,因此,评论家郁元宝称之为“一次未必讨好的妥协”。

发表于 2004 年的《少女群像》所采用的“套中套”的故事结构,以及对现实的“戏仿”,显示了 20 年后的孙甘露,对现实戏谑和反讽的姿态,彰显了一个先锋作家不甘妥协的品质。在队友纷纷离去后,孙甘露将孤独化作一种守候先锋的姿态。

先锋文学的上海书写者

对于先锋文学而言,孙甘露的意义,远不止于他对内容与形式,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独特选择。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发现,上海的都市图景越来越清晰。这里所说的图景既是时空上,也是心理上的。回溯孙甘露的创作,小说《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忆秦娥》、《夜晚的语言》……散文、随笔《在天花板上跳舞》、《上海的时间玩偶》、《比缓慢更缓慢》、《上海流水》……他对上海的书写以一种无以名状的方式贯穿其中,耐人寻味。简而言之,他对这座城市,由先前虚构的热情转至记忆的追溯,再降至破碎的实景描写,上海在他的笔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同时,他对上海的态度却越来越疏离。“上海是我存放信件的地方”,孙甘露的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上海心态。在孙甘露的作品中,上海的都

市景观和心理景观,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孙甘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访问梦境》、《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中,他高度抽象化写出了“人在途中旅行”的漂泊感。“梦境”、“橙子林”、“剪纸院落”、“耳语城”,这些虚构的场景,充满指涉的意味,置身其中,唯有寻找,流浪,迷失和漂泊,这种精神状态犹如置身在上海。

在孙甘露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呼吸》中,上海的城市图景,在他的笔下开始逐渐清晰地浮现。主人公罗克游荡其中的南方都市,潮湿而喧嚣,虽然作者没有指明这座城市的身分,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广场,以及广场边上的图书馆,这些典型的上海意象,让这座南方城市的身分不证自明。中篇小说《忆秦娥》则直接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上海,虽然在时间上被作者向前推移了整整一个时代。

在孙甘露 2000 年以来的随笔集《上海的时间玩偶》、《上海流水》、《今日无事》、《比缓慢更缓慢》等作品中,作者用更直白的方式,描绘上海的都市图景和自己的内心感受。《南方之夜》、《上海》、《我所失去的时代》、《小半生》……这些篇章一同构成了孙甘露心中的上海图景。

孙甘露是唯一一个怀有复杂的感情不停书写上海的先锋作家。他在作品中不断辨析上海的特点,呈现上海的风貌,而同时,又不断疏远它。他的这些尝试,为先锋文学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向度。

相对于 1990 年代迅速转型、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其他先锋作家,孙甘露以缓慢而持续的书写,坚守着先锋文学的阵地。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不妥协和对城市文化的怀疑和疏离,先锋,在他的世界里,早已超越了一种书写方式,而成了一种生存最本真的状态。撰文/李志秋

罗岗精彩论点

古史辨学者破坏以《毛诗序》为核心的经学背后的意图,就是要抓住儒家的“礼”与《国风》文本之间的对立冲突,来彰显《国风》中蕴藏的民间性、个体性和抒情性,以此来降低《诗经》作为“士”阶层的神圣经典的地位,将“诗”从以贵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的宰制中解放出来,不再作为“圣王贤传”以颂扬“圣道王功”,而是作为抒发个体情感的民间歌谣。这正是现代文学在面对《诗》学传统时,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重新选择的结果,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不再是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传统”,从而参与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历史叙述中来。

——出自《现代文学的想象认同与经学意识的消退》

丁玲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而是在都市的消费文化、社会的凝视逻辑和女性的阶级分化等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把抽象的“解放”口号加以“语境化”了,透过“视觉互文”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一方面女性解放的口号因为无法回应分化了的社会处境而愈显“空洞”;另一方面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体制已经耗尽“解放”的潜力,反而在商业化的环境中把对女性的侮辱“制度化”了。面对这种情景,妇女如何寻找新的“解放”的可能,是后五四时代丁玲持续追问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出自《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

作为一种“共识”和一种“话语”的“中国梦”,不仅需要—个“自上而下”的话语传播和话语传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包含“自下而上”的、由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或自觉的话语发明和话语创造的过程。最近这些年我参加过很多次高校招聘教师的面试,发现许多来应聘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不少是农民子弟,这也是中国近 30 年改革开放所创造奇迹的一部分吧,这样的奇迹算不算“中国梦”?我的一个研究生来自西南地区的农村,从小父母亲在外面打工,她作为留守儿童,一边照顾弟弟一边自己读书,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然后再保送到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在这个倔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女孩子身上,是否承载着一个“中国梦”?就在不久前,我在重庆山区的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偶尔看见镇上的中学门口打出了祝贺某某同学考上北大和某某同学考上清华的横幅,山风吹着横幅,不断晃动着的不也是一种“中国梦”吗?面对这些来自现实的丰富现象,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清楚?“自上而下”的话语的贫乏与“自下而上”的现象的丰富,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梦”话语不得不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难题。

——出自《“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
马栋子整理